

魏
枏

談彭歌譯的「 天地一沙鷗」

自從在中央副刊拜讀余龍先生譯的「天地一沙鷗」後，一直就想買一本英文原版，一讀爲快。到兩處較近的書局問問，不是沒有，就是已經賣完了，本想訂購一本，但發現只有精裝本出售，而薄薄的一本書竟訂價美金七元五角，於是打消了定購的念頭。

日前無意間發現該書已有平裝本出售，訂價美金一元五角，於是順手買了一本，一口氣將它讀完。

讀完後將原文與余龍先生譯文對照，不禁對余龍先生譯文的優美暢達，感到十分欽佩，在許多地方，他都能用非常自然優美的中文辭句，將原文的意思通暢地表達出來，一點也沒有一般譯

文那種多少有些像外國人講中國話似的彆扭。譯文中譯得好的佳句比比皆是；例如形容岳納珊由五千呎高空開始俯衝的那一段，將 *without ceremony* 譯成「沒有任何繁文褥節」，真是譯得高明，用最適當的中文成語，忠實地表達了原文的意思。此外還有許多譯筆極佳的地方，在此不多贅舉。後來才知道原來「余龍」就是彭歌先生。

但是，也許由於彭歌先生不懂飛行原理，也不熟悉飛行特技，因此對一些特技飛行的名詞及敘述，譯得不太正確，而讀者們更是很難由譯文中去體會這些海鷗在耍些什麼花樣。我想國內其他的譯本多半也會有這缺點，故在此願將這些飛行特技的翻譯修正並註釋一下，使讀者再讀此書時，能用思想跟着岳納珊一同翱翔滾轉，玩着各種飛行特技。並且也順便修正一些其他可能是疏忽的錯誤。

現在照着原文先後的次序一一修正註釋，文中所列的譯文頁次行號均為中央日報社印行，彭歌先生譯「天地一沙鷗」單行本中之頁碼行次。

全文開始第三段敘述岳納珊練習低速飛行，在第一頁第八行，彭譯：「……在百呎低空處，他垂下被水濺濕的雙足……」第二頁第一行「……轉了一個急彎，這樣轉彎需要飛得很慢……」第二頁第三行「屏住氣息，勉力再轉一個更完美的彎……」應

分別譯爲：「……在百呎低空處，他垂下雙蹠……」（原文 *webbed feet* 不是 *wetted feet*）「……將他的雙翼扭轉成一曲線，這樣他可以飛得很慢……」以及「屏住氣息，努力再扭曲一下……」

海鷗的腳和鴨腳相似，趾間有膜相連，英文叫 *webbed feet*，中文叫「蹠」，垂下雙蹠爲的是增加空氣的阻力，減低速度；扭轉雙翼爲的是增加空氣流過雙翼時產生的浮力，以便在低速時仍能飄浮在空中。這一段是練習低速飛行的技術，而不是練轉彎的。

第二頁第六行，彭譯：「……他又伸展雙翼，再度去轉那令他目顫心搖的急彎……」

應譯爲「……他再度將雙翼伸展成那費力得使他顫抖的曲線……」（*stretching his wings again in that trembling hard curve*）

這裏彭歌先生又誤譯爲練轉彎。這一句裏的 *trembling* 是形容岳納珊的雙翼因用盡全力而顫抖，並沒有目顫心搖之意。事實上這裏敘述的仍是低速飛行，這種低速飛行，不需很大的速度就能有很大的浮力，因此後來那「沉靜而小巧的海鷗馬丁·威廉」學會低速飛行後才能不拍動一下翅膀，僅藉微風吹過雙翼所產生的浮力，就能「冉冉而上，由沙灘飛入雲霄」。原文雖說無需拍動一下翅膀，但却提到要扭曲翼羽（*curve his feathers*），也就是岳納珊苦練的這一招，彭歌先生却未能譯出。

下面談到岳納珊練習高速俯衝。在第六頁第三行開始，彭譯：「……他飛行的速度是每小時七十哩，用這種速度飛行，翻身復起時翅膀就會失去穩定與平衡。」

所謂「翻身復起」，原文是 *up stroke*，說的是翅膀的向上擺動，所以原句應譯爲：「他飛行的速度是每小時七十哩，用這種速度飛行，翅膀向上擺動時，就會失去平衡。」

像這同樣的誤譯接着又出現兩次。一次在同頁第八行，彭譯：「每次當他在俯衝以後騰身復起之時，他的左翼總是會因失速而下墜，」應譯爲：「每次當他向上擺動時，他的左翼總是會因失速而下墜。」

另一次在第七頁第一行，彭譯：「在奮力而上的那一刹那，他再小心謹慎也沒有了。」應譯作：「在向上

煽動翅膀時，他再小心謹慎也沒有了。」

接下去，由第七頁第四行至第六行的那段完全譯錯。彭譯：「他甩去了身上的水，最後想到，成敗關鍵之處，必然是如何在高速度時保持兩翼的穩定與平衡——他振翼再起，在時速五十哩時，他仍能保持住翅膀的平穩飛行。」

應譯爲：「濕淋淋的 (dripping wet)，他最後想到，成敗的關鍵，必然是在高速時要保持雙翼不動——用力煽動雙翼加速到五十哩，然後就保持雙翼不動 (hold the wings still)。」

下一段裏除了這同樣的誤譯之外，還有另一項錯誤。就是第七頁第八行開始，彭譯：「兩翼完全伸展開來，依然能保持穩定，這需要極大的力量，但他作到了。」

應譯爲：「他把雙翼完全伸展開來，一動也不動，這需要極大的力量，但這方法成功」 (it worked)。「這裏的 it 是指這種保持雙翼不動的方法。」

接着在第八頁第一行，彭譯：「但是，勝利是短暫的，當他奮然離去的那一刹那……」

應譯爲：「但是，勝利是短暫的。當他一開始要向上拉起 (pull out) 時……」

再下一段譯文也與原文大有出入。由第八頁第五行開始，彭譯：「當他初來時，已是暮色蒼茫，他翱翔於海面上的月光之中……他心神黯淡地想，那重量已經足夠使他沉落復沉落，葬身海底，了此一生。」

原文是：「When he came to, it was well after dark, and he floated in moonlight on the surface of the ocean…… He wished, feebly, that the weight could be just enough to drag him gently down to the bottom, and end it all.」

應譯爲：「當他甦醒時，已是暮色蒼茫，他在月光中漂浮在海面上……他軟弱的希望着這重量能够使他輕輕地沉入海底，一了百了。」

在第十二頁第五行，又將翅膀的扭轉誤譯作「轉彎」。彭譯：「……由於他用翼尖飛了一個優美的彎……」

「應譯爲：「……他把翼尖極輕微的轉了一下 (with the faintest twist of his wingtips) ……」

以上這些段敘述岳納琯練習高速俯衝。起初他是一邊俯衝，一邊猛煽雙翼，希望達到高速，可是時速一到七十哩，他的翅膀向上煽時就無法維持平衡，乃跌入水中。鳥類飛行時雙翼上下煽動，向上煽時英文叫 up stroke，向下煽時英文叫 down stroke。經過多次失敗後，岳納琯領悟到他是無法在高速下穩定地煽動雙翼的，於是他想了一個方法，就是俯衝時在時速到達五十哩前用力煽動翅膀加速，時速到了五十哩以後，就把雙翼伸開不動，讓地心引力替他加速，這樣就不會失去平衡。想通以後，他就再飛上去試這方法，果然成功，他的時速到達了九十哩。但當他想向上拉起時，一改變雙翼的角度，就又失去平衡，而且摔得比以前更慘，暈了過去。當他甦醒時，身心俱疲，幾乎希望一死了之。在心灰意懶之餘，忽然靈光一閃，他想到在俯衝時如果把大部份翅膀收折身旁，減少阻力，只用翼尖飛行，一定更快。這次他又想對了，時速到達了一百四十哩，而且他發現在這樣的高速下俯衝，只要極輕微地轉動一下翼尖，馬上就能騰身復起，於是高速俯衝時騰身復起的問題也解決了。他那時的快樂是可以想見的。

岳納琯時速達到二百一十哩時，彭譯：「他吞了一口氣，」（第十四頁第二行），應譯爲：「他嚥了一口唾液 (He swallowed) 」。美國人以「嚥唾液」表示緊張。

岳納琯高速俯衝後開始向上拉起時，剛好面對「早餐鷗羣」衝去，而他這時又不會在這樣的高速下轉彎。第十五頁第一行開始的那段，彭譯：「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曉日昇騰，海鷗岳納琯，李文斯敦自天而降，疾如電光石火，飛回到「早餐鷗羣」之中，他默念着每小時一百一十二哩的速度，閉着眼睛，四週是風聲虎虎，羣鷗爭鳴……」

應譯爲：「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曉日昇騰，海鷗岳納琯，李文斯敦自天而降，疾如電光石火，直穿過「早餐鷗羣」的中心，時速二百一十二哩，閉着眼睛，四面是風聲虎虎，羣鷗驚鳴 (shriek) ……」

岳納珊一點也沒有「飛回」鷗羣的意思，他只是在無法控制的情況下，硬着頭皮，以閃電的速度穿越鷗羣，嚇得羣鷗陣陣驚鳴。他這一招差一點鬧出許多命案，所以後來被斥為不負責任。他那時的時速，原著是一百一十二哩，而不是一百一十二哩。原文中 *ticketing off* 也無「默念着」之意，是以噤噤聲形容計時，不必譯。

在岳納珊學會高速轉彎時（第十六頁第四行）彭譯：「在他學到這一點之前，他也發現若是多動了一根羽毛，那速度就足以使他為之眩暈，猶如一枚槍彈……」

應譯為：「在他學到這一點之前，他也發現在那速度下若多動一根羽毛，就會使他像子彈一樣急速旋轉……」

岳納珊受長老責備時，彭譯：「不負責任就不會有任何報償。」（第十九頁第五行）應譯為：「不負責任是沒有好處的（*does not pay*）。」這裏的 *pay* 沒有報償的意思。

第二十一頁第三行，彭譯：「他學會了如何在半空中打瞌睡，也學會了在海上迎風夜航的時候為自己找到航線，從日出到日落，可以飛行百哩長途。」

應譯為：「他學會了如何在半空中打瞌睡，事先在晚上迎着風定好一個航向，從日落到日出，可以飛行百哩。」

同頁第七行，「所有別的海鷗仍然都站在地面上，對於煙雨雲霧一無所知。」，實際上應譯為：「所有別的海鷗仍然都站在地面上，除雨霧之外一無所知。」

前面是講他利用打瞌睡飄浮在空中睡一覺的時間，事先定好航線，可以一夜滑翔一百哩，沒有「長途」的意思，一百哩在他來說算不了什麼，因他已能以時速二百多哩的高速飛行。後面是指岳納珊能飛到雲層之上去享受如洗晴空，而其他的海鷗却困在雲層下的雨霧之中，一點也不知道雲外有天。

岳納珊考驗他遇到的兩位新朋友時（第二十五頁第八行），彭譯：「……他煽動兩翼，故意飛得極慢極慢

……」

應譯爲：「他扭轉 (twisted) 兩翼，故意飛得極慢極慢……」

低速飛行的訣竅是適度的扭轉雙翼，而不是煽動雙翼。煽動的英文是 flap，此處原文並無此字。

第二十八頁第八行，岳納珊到了新的海灘以後，倦極而眠，彭譯：「他靜靜地駐足海灘上，默默無語，祇覺得昏昏欲睡。」

應譯爲：「他靜靜地駐足海灘上，默然無語，已然入睡 (was asleep)。」

asleep 是睡着」的意思，「欲睡」是 sleepy。

第二十九頁第十行，他問蘇利凡時，彭譯：「他悄悄地問。」應譯爲「他無聲地問(He asked silently)」。因他此時已學會精神感應，不必發聲音，彼此就能心意相通。

第三十一頁第八行，彭譯：「他們又相偕起飛，一塊兒練習。編隊急轉滾筒式飛行是很難的。」

應譯爲：「他們又相偕起飛，一塊兒練習，編隊分段滾轉式飛行 (formation point roll) 是很難的。」

「滾筒式飛行」英文是 barrel roll，後文會提到。

在此先將幾個飛行特技解釋一下：

「滾轉式飛行」(roll)：飛行時以本身作軸轉動，好像螺絲釘前進時一樣，飛行的方向不變，而飛機（此書中以海鷗代飛機）會由正飛轉成側飛，倒飛，又恢復正飛。

「分段滾轉式飛行」(point roll)：在作滾轉式飛行時，轉一個角度停一下，再轉一個角度再停一下，而不是連續的轉。

「十六點分段滾轉式飛行」(sixteen point roll)：在滾轉一週的中間停十六次，也就是每轉二十二點五度停一下。若在垂直線上作這種飛行特技（通常是向上飛），則需有很大的向上速度，而且轉停之間要很快，否則一週尚未轉完，向上的速度就已經沒有了。

「編隊分段滾轉式飛行」(formation point roll)：兩架以上的飛機(或海鷗)編隊飛行，然後整個編隊好像一體一般作分段滾轉式飛行，分段滾轉的過程中「一直保持編隊隊形」。

「滾筒式飛行」(barrel roll)：亦可譯作「筒式滾轉」或「桶滾」，如果三架飛機(或海鷗)作編隊滾轉式(不分段的連續性滾轉)飛行，三機作一橫列直線，則滾轉九十度後，原來在左面的飛機飛到中間飛機的上面，原來在右邊的飛機飛到中間飛機的下面，三機都在側飛，而在一垂直線上，再轉九十度則三機都在倒飛，這樣繼續轉一週，叫做「三機編隊滾轉」，飛行時中間飛機只是沿直線飛行並以其本身為軸滾轉一次，但兩側的飛機則需繞中間那架飛機滾飛一圈，飛行途徑好像繞了一個圓筒一樣，叫做「滾筒式飛行」。一架飛機單獨作滾筒式飛行時，則繞一想像中心。後來的符來契以族長為中心耍了這一手就被驅逐了。他是繞着族長作了一個「筒式滾轉」，而不是如彭歌先生譯的在族長面前兜了一圈(第四十六頁第七行)。

「橫翻筋斗」(cartwheel)：飛機先向上直飛，然後以垂直於機身中心的直線為軸旋轉，好像技藝團的人把手腳張開，表演向側面打筋斗一樣。

看了以上的解釋，就不難想像那些海鷗在耍什麼花樣了。

第三十四頁第六行，彭譯：「他竟站在岳納珊的肩頭上」，原文是：「at Jonatan's shoulders」，應譯為：「他竟站在岳納珊的肩旁。」

後來鷗羣的長老離開他們時(第四十一頁第五行)，彭譯：「當大家能够再看得見東西的時候，吉昂已羽化而登仙。」

應譯為：「當大家能够再看得見東西的時候，吉昂已經不見了(was gone)。」

「羽化而登仙」是「死了」的意思，而原文在此並沒有死了的意思，was gone 可以譯為「不見了」或是「離開了」。鷗羣的長老離開他們只是進入一個更高的境界，好像以前岳納珊被兩位銀鷗帶到這羣超凡的海鷗中時，他以為自己是到了天堂，然而却發現不是天堂，只是一個較高的境界。長老離開他們後則是進入一個

更高的境界。原著這樣寫是有很深的哲意的，譯爲「羽化而登仙」就完全抹煞了原著在此的哲意。再者，當着大家的面消失並不就是「羽化而登仙」，岳納珊和長老就曾一同當着大家的面消失而到了有兩個黃色太陽的地方。（第三十八頁第一行），後來岳納珊離開符來契時（第七十二頁），也是先光芒閃耀，然後就消失不見，彭歌先生這次却未譯成「羽化而登仙」，似乎有些厚此薄彼了。

第四十二頁第七行，彭譯：「嫻於以思想的速度飛行而且樂於幫助別的海鷗學習的蘇利凡……」應譯爲：「現在也習慣了（adopted now）以思想的速度飛行而且樂於幫助別的海鷗學習的蘇利凡……」因爲根據原文，蘇利凡比岳納珊後學會以思想的速度飛行。

符來契開始向岳納珊學飛時（第五十頁第六行），彭譯：「他翩然而來……以一百五十哩時速越過了他的導師，然後突然來一個急煞車，試驗在十六度垂直線緩慢的旋轉，並且大聲把度數叫出來。」

應譯爲：「他翩然而來……以一百五十哩時速越過了他的導師，然後突然向上拉起，再嘗試向上垂直飛行的十六點分段緩慢滾轉（into another try at a sixteen-point vertical slow roll），並且大聲把段數叫出來。」

次頁第九行，彭譯：「你翻身的時候用那麼大的勁，就永遠也學不好了。符來契，當你開始轉身的時候，時速減少了四十哩……」

應譯爲：「你拉起得那麼突然，就永遠也學不會了。符來契，當你開始向上轉的時候，時速損失了四十哩……」

這裏是說俯衝後向上拉起時，應轉很圓滑自然的大彎，向上衝起的速度才會快，符來契拉起得太突然，向上衝起時，時速比應有的少了四十哩（不是比原來的時速減少了四十哩），因此向上衝的速度不夠，分段滾轉時還未轉到第十四段就沒有了向上的速度而失速下落。

八隻海鷗編隊飛回本族時（第五十五頁第十行）彭譯：「……整個的隊形徐徐轉向右側，彷彿是渾然一體

的大鳥，升降自如，平飛，反側，再平飛……」

應譯爲：「……整個的隊形徐徐向右滾轉，彷彿是渾然一體的一隻大鳥，平飛，反側，再平飛……」

「升降自如」應去掉，因爲再後面的「平飛、反側、再平飛」都是形容滾轉的動作，而滾轉的過程中是沒有升降的，原文中也並沒有升降字句。

其餘還有三個小地方，一併提出，一是第五十九頁第九行，彭譯：「他有一些奇思玄想，他們簡直無從索解；可是，他隨即提出一些美好的觀念，他們立刻都聽懂了。」

應譯爲：「他有一些奇思玄想，他們簡直無從索解；但他也有一些美好而易懂的觀念。」

這裏是說岳納珊有的觀念學生們根本無法理解，但有的觀念學生能理解，而且覺得很好。

其二是岳納珊收柯克·梅納做學生時（第六十一頁第一行），彭譯：「『那就來吧，』岳納珊說：『先跟我一起爬，離開地面，我們隨後就可以開始飛了。』」

應譯爲：「『那就來吧，』岳納珊說：『先跟我一起爬升（climb），離開地面，我們隨後就可以開始練習飛行了。』」

談飛行時用的 climb 應譯作「爬升」。

其三是符來契撞壁昏死之後（第六十六頁第九行），彭譯：「『也就是別人稱爲偉大的鷗神之子。』他的導師冷峻地說。」

應譯爲：「『也就是別人稱爲偉大的鷗神之子。』他的導師乾澀地（dryly）說。」

這裏用 dryly 表示岳納珊有些無可奈何，一點也沒有「冷峻」的意思。

「天地一沙鷗」全書的問題已註釋完畢，在此要特別強調，雖然有以上的一些錯誤，仍不減彭歌先生譯文的優美。在單行本再版時，若能訂正以上的這些錯誤，全文就更臻美善了。